

春青与幻夢



青春幻夢



程鶴西譯

（原名洛蒂加）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十	十
八	八
，	，
七	六
，	，
十	十
五	五
，	，
初	付
版	排

每冊實價洋四角

上海北四川路東寶興路春潮書局發行

那時候我連十七歲都還沒有滿，是一個發育過度，面色蒼白的青年，正在那種難處的不安的年紀，雖然覺得已經不是孩子的樣子了，可是要追步成人時又未免太不安穩。同時有着大膽的空想和一個怯懦的心；一會還很堅強地自信，一會又和女孩子樣很容易地就感動起來；以一種追根究底的態度，想去抓住一切從我們肉眼裏遮起人生之神祕的幕紗；今天覺得已經懂了每一句疑問裏的每一個字，明天又自認是還硬字母都沒有學完，照這種不安而且矛盾的樣子來尋求滿足，一個人員會對於他自己都厭煩起來的，如果不是在他底周圍還有許多不幸——也就是有了年紀的——人們，他們所遭遇的也並不見得好

些，可是他們還能忍耐着發展他們底人格。

就在這時期裏我認識了一個奇怪的朋友，他比我要大兩歲，但是和我一樣，還註定要再作差不多一年高級班的學生。我和他並不上着一個高等學校，他底那些住在柏林城外的親屬，也沒有一個是我底親屬們認識的人。這件事就是我自己也真沒法來解釋，怎麼我們倆人雖然有這許多的障礙，還會彼此有如此深厚的交情，簡直差不多就沒有一天他不走上那到我底屋裏來的陡峻的樓梯。真的，就是一個第三者在那時看了我們，怕也總難說出到底是什麼使我們成爲彼此都不能缺少的朋友呢。他通常總是輕輕把頭一點就走了進來，在屋裏走來走去，偶爾打開一本書翻翻，或者看看牆上的畫片，後來就一下倒在我祖父底靠椅裏——這是用來替代一張沙發的——在那裏，他交叉着腿，一坐就坐好幾點鐘的工夫，一言不發地，直候到我寫完我底拉了

文的論文。時常地當我從我面前的書上抬起眼來的時候，我就碰到他底平和，夢寐，帶着棕色的眼睛，以一種溫和的友愛的表情在看着我，於是我以一下輕輕的點頭回答他；並且覺得他在那裏於我是一種快樂。要是他來時我正好閒着，或者是很有談興的時候，他就讓我一點鐘一點鐘地說下去，一點也不打岔，他那默默的注意好像是對我有一種鼓舞和安慰的力量似的。只有當我們談到音樂問題上的時候，他這才興奮起來，於是我們都在熱烈的爭辯裏忘掉了自己。他有一口極好的深沈的低音，這同他底男性的面貌，黑眼睛，棕色而柔滑的皮膚都非常調和。還因為他正在熱心地研究音樂原理，自然他要拿那有斤兩的論辯來戰勝我底膚淺的外行話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每次當我把他趕到走頭無路的時候，他好像總很爲我底失敗憂心似的。我還記得有一次，他把我從床上叫起來，正式地向我道歉，因爲在爭論的熱情

中，他曾把我所極力稱許的 Rossini 底曲子 *Barbieri* 說得一錢不值，把他說成一個可憐的理髮匠，他底曲調，比起 Mozart 底來，簡直就沒有什麼價值，和剃頭匠底盆裏的肥皂泡並差不了許多。

在他所特有的極端的溫和以外，他還隨時都願意給我作一些細小的事情，和一個小學生平常對於最高級的學生所作的一樣，此外還有兩件事是能助長我們底友誼的：他引起我對於吸烟的趣味，又爲我最初所寫的一些詩歌作出譜子。有一首，我記得，是我們當時覺得歌詞和歌譜都有着特別成就的，凡我們在一塊走着的時候，我們就將牠作一個二人合奏的曲子唱着——

『記得啊在遙遙的往日』

一個女郎是被我愛在心間；

但我底心已病了而且煩亂，
也許這一切全是場夢幻。

記得啊在遙遙的往日

有個人是浴着陽光一般的幸運，

然而那是我還是別人？

我實在不能確定！

記得啊在遙遙的往日

我曾唱着——却不知唱的什麼；

因為我已經忘掉了一切

自從我自己被她忘却。」

可愛却又可笑的青春時代啊！一個十六歲的詩人，歌唱着他底逝去的愛的苦惱所有的『荒唐的古語』，並且一個十八歲的音樂家，擺出一切可能的莊重樣子，給這些嗚咽的章節作出譜子，再用鋼琴來一合奏，真好像預示着世人立刻就要闐然地斥責那個不堅誠的美人似的！

但是，我已經說過，這們由我們聯合的天才所產生的憂鬱的產兒，我們都特別地喜歡，所以也就不甘於長久地把牠藏在我們自己底手裏；我們心裏是燃着要把牠送去發表的慾望。那時候的德雷斯敦晚報，編輯者我想就是那已故的 Robert Schneider，牠這上面所采錄的詩，就是我有怎樣嚴正的自尊心，也是不免要聳一聳肩膀的。於是，我們就把我們這得意之作給他寄去——自然也是用那匿名的法訣——十分

地相信牠一定會在下一號登載出來，並且還會要求這不知名的投稿者再另外以一些令人稱羨的，天才的果實惠寄給晚報刊登。雖然我們是用的匿名，可是也還帶着種愉快的含羞，時常跑到那些定有這個報紙的飲食店裏，紅着臉想找出我們初次的產兒。但是一星期又一星期都過去了，我們底盼望始終是沒有滿足。我自己，在兩次去信嚴正地要求將原稿退回之後，也放棄了所有的希望，並且如此地感覺到這次失敗所受的侮辱，起先是向着那不知道感恩的同世挑戰，以一首長詩的形式來供那要比較明白的後人賞樂；以後就漸漸地避免着，一點也不將我們這不幸的嘗試提起，甚至還請求巴斯特爾（我底朋友底名字叫做綏巴斯遷），請他不要再哼着這個調子，使我又非常活現地將那難堪的歷史想了起來。

這點他倒是順了我底意思，可是他却不能自己地常要私自到糕餅

鋪子裏邊探看，尤其是他越來越愛起糕點和糖果的時候。那正是中夏時分，小小圓圓的櫻桃包兒，在一個高級班的學生念拉丁文和希臘文念得枯乾了的舌頭嘗來，真是異常地清爽。巴斯特爾非常鄭重地告訴我說，糖果很適宜於他底聲音；只有用多量的糖和果汁他才能調和那低音的粗硬。我可不然，我看不起這種淡而無味的細點，寧願沈湎在酒上，這酒，當時的確不曾使我底僅有的一點心智怎樣明白。但是因了我所志向的事業，我是必須得崇拜『醇酒，婦人，與歌唱』，並且在我所正用力寫着的那冊詩集裏，自然，還是少不了要有一些飲酒歌的。

我們現在是到了陽曆七月的時候了，正是初伏天氣，有一天下午，巴斯特爾照例在平常那時候來了，可是神情却是很不平常的樣子。他到也把雪茄烟點了起來，然而他並沒有坐下來抽，只一動不動

站在窗戶那裏，站有整整一刻鐘的樣子，在玻璃上敲着『不要再去』，還不時地嘆息着，好像有千斤的重量壓在他底心頭。

『巴斯特爾，』我說，『你到是有什麼事？』

他沒有回答。

『你病了？』我又說；『或者又是同那般人吵架來着嗎？不是學校裏昨天待你有甚麼不對的地方？』（他在一個學生們時常出入的秘密團體裏，他底背心口袋中還帶着一條三色的銀鍊，這是只有在他們正式集會時才敢露將出來的。）

但這個奇怪的夢想者仍然沈默，並且用力地將玻璃敲得作出不吉的響聲。

直到我不再注意他的時候，他這才無頭無尾地自言自語道，『在天地之間另外還有些事物——』但是他也沒有把牠說完。

最後還是我跳將起來，走上去，把他底手握看。我喊道，『巴斯！你這樣傻頭傻腦的算什麼？反正總是有點什麼事情攪着你。說出來，讓我們瞧瞧怎麼辦，可是別毀我底玻璃，動作也要放理智一點呀。再點上一根雪茄烟好不好？』

他搖了搖頭。『假如你有工夫的話，』他說，『就跟我出去走走，也許在敝地裏我還能告訴你。這屋裏是太閉得慌了。』

我們走下了樓梯，臂挽着臂地，從我家所住的安靜的貝雲街走入弗蕊得雷克街裏。當他走入了那如潮的車馬和行人裏邊的時候，他到好像是舒適了一點的樣子。他緊握着我底臂，靜靜地站了一會，說道：『並沒有什麼很特別的事體，保羅，不過我相信我是戀愛着，這一次而且可能就是這一生了。』

對於他這種宣告我到一點不覺得可笑。在十六歲的年紀，一個人

真相信什麼感情都是可以永久存在的。但是我曾經念過海涅底詩，又覺得要一見愛情事件就動起情感來，那是種惡劣的趣味。

『誰是這位幸運的美人呢？』我淡淡地問他。

『將來你可以看見的，』他說，他底兩眼出神地迷望在那流過街心的人羣上面。『只要你願意，我立刻可以領你到那裏去。』

『我們就這樣隨隨便便連衣服都不穿好點就跑去嗎？我還真可惜沒有戴手套呢。』

『她又不是什麼伯爵底女兒，』他說着，黑黑的臉上微微地泛起紅色來了。『你只想想這個看！昨天當我想再去看一看晚報的時候——哦，我知道這件事是不要再說的，不過牠與這整個的事體有關——機會，或者是我底福星把我領到一個十分偏僻的小點心舖裏，就在那兒——』

他突然止住了。

『你看見她在那兒喫着櫻桃包，並且這樣就惹得你愛她了，』我笑着說。『好，巴斯特爾，我恭喜你。糖加蜜，蜜加糖。但是你已算好這一步下次準還能在那裏找得着她嗎？』

他沒有再回答我。我這種語調似乎是他底心情不大相合。而且立刻就和我底也都不大相合了，但是我平素的主張却不叫我更帶情感地把自己表現出來。短調始終是詩歌專有的財產；談話也總要保持着一種冷刻，尖利的語調，越能冷靜而帶着諷刺就越好。

我們走着，一路上差不多都沒有說話，一直走完弗蕊得雷克街到了哈勒門，我，雖然擺着滿不關心的樣子，實在可真急死了，而且對於他也很表同情，這時我底朋友却突然地轉入那些通着城裏這條大街的最末幾條僻街之一了。在當時，那裏還可以找到些狹小的，單層的

私宅，外表都是很簡陋的，也還有個把舖子，來往的人很少，連隣鄰的車聲都夠把人們引到窗口來張望；許多孩子在街心自由自在地玩耍，也不用在重載的車來之前躲開。差不多是走到這條特別的僻街盡頭的時候，我們停止在一所綠色油漆的小房之前，牠底玻璃門上有一大塊塵封的黑色木牌，牌上的『糖食店』三個金字已經是暗淡無光了。門底左右都開有窗戶，嚴密地扯着棕色的舊窗簾，雖然這房子並不在街道的向陽的一邊。那些窗簾上的風景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清清楚楚呢！一座傾圮的廟宇在一個池旁，池上有一個面目模糊的，在船上釣魚的人，同時一隻開屏的孔雀站在一棵柳樹的殘幹上邊。常聞這玻璃門，就像有十年沒有拂拭的樣子，牠底網狀的帷幔，白過一時那自然是無疑的，但現在因了年月，塵埃，和蒼蠅的原故，已經是頗有那個窗簾的顏色了。